道德真经新注

序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于其中。人为万物之主，故与天地为三才焉。老君在西周之日，故秉道德以救时俗。道者，清净自然之道也。德者，以法久而失，修而得之谓之德也。故曰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，是谓域中四大焉。盖王者，法地、法天、法道之三自然妙理，而理天下也。天下得之而安，故谓之德。凡言人属者耳，故曰人法地地，法天天，法道道，法自然，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。其义云：法地地，如地之无私载。法天天，如天之无私覆。法道道，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矣。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之例也。后之学者不得圣人之旨，谬妄相传，凡二十家注义皆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即域中五大矣，与经文乖谬，而失教之意也。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、法道乎？又况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义理疏远矣。源流既挠，支派遂昏，或宗之为神仙书，或语之以虚无学，论者非云先黄老而后六经，乃浅俗之谈也，殊不知六经乃黄老之枝叶尔。余少得旨要，故辩而释之，盖清心养气，安家保国之术也。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一

道经上

自然之性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生久而凌替，修之令反自然，故曰道。凡三十七章。

道可道，可道者，非至道也。非常道。谓惟恍惟惚也。名可名，可名者，物之质也。非常名。谓曰大曰逝也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此上明道之精妙，趋于言说，离于名称。道生天地之初未有人，未有人，即谁强名道。有名，万物之母。三才既具，品物流形，含育之义明，母子之名立，圣人自此而垂教。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徼，边也。人之大端不出于有欲与无欲也。故有欲者不游乎道中，而忘怀者独见夫精妙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在道则一，为物则二。同谓之玄。玄，黑也。夫五色置于晦冥之中，则无辨矣。能使异名为造一，可谓乎玄中玄。玄之又玄，愈玄愈不可测。众妙之门。夫如是，方可达于万化出入之所由。

天下有天下之主也。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若所美与众同，岂非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若所善与众异，则诚不善也。故有无之相生，对而生也。难易之相成，迭相成也。长短之相形，并可见也。高下之相倾，起交争也。音声之相和，不独为也。前后之相随。殊不定也。此皆效上之验。是以圣人必不与前言同。处无为之事，置心于清静中。行不言之教。正身以率下也。万物作而不辞，不扰故不失业，谓自得故不谢。生而不有，使生成者，我之力

也，我何有是力乎？为而不恃，得云为者，我之功也，我何恃此功矣。功成而不居。其不欲见贤也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无心而理，是谓不居，而功自成，是谓不去。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夫能不尚己贤，孰与我争？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若以不贪为宝，则下皆化之，又何人为盗也？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凡与我对者，无不忘之，则心必自静。是以圣人具下句也。虚其心，外物不复入于内也。实其腹，元和不复出于外也。弱其志，专思柔也。强其骨。能保精也。常使人无知无欲，其理如此，故人化之，皆复于朴。使夫知者不敢为也。令见反朴者而思齐焉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为不失于无为，则不患于不理。

道冲而用之，虚己以应物也。或不盈。故功德满时也。渊兮似万物之宗。渊然深静，不可测知，故似为庶类之宗师。挫其锐，能抑进取。解其纷，善释讎嫌。和其光，叅其明也。同其尘，入其暗也。湛兮似或存。用无不同，性无所杂。吾不知谁之子，但识其能，莫知其父。象帝之先。帝，生物之主也，群化皆处其后，唯道能居其先。象，似也。道性谦，故不言定，处其先而云似。

天地不仁，仁，恩也。夫恩生乎心，天地无心，焉得恩？以万物为刍狗；刍，草也。夫报起乎情，刍狗无情，焉得报？圣人不仁，圣人法天地之无心，但虚怀而在土，则何仁之有乎？以百姓为刍狗。百姓象刍狗之无情，遂忘帝力于其下耳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钥。橐无底，曰橐炉锤之，家用鼓风。钥，笛之类，伶伦之人吹之以为之乐。二者皆虚中无情，所以应求不倦。天地如之，所以不仁也。虚而不屈，屈，穷也。虚故不穷也。动而愈出。故愈动而愈应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有心而言，则有时而竭；虚中而应，则无日而穷。

谷神不死，谷中虚则能以响答声，不知答声者谁哉？既不知而不测，谓之神乎神答，长在不死，何也？人能虚心则物无不应，如神不离身而长存也。是谓玄牝。玄者，幽暗也。牝，女子也。女子处幽闺之中，是谓玄牝。此玄牝性柔而静，不以外伤内，所以能制不测之神于身也。又玄鼻牝口也，空虚吐纳元气，为阴阳之根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行如玄牝，可谓得道之门。既得道矣，则道为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道体微妙，绵绵似不能自持，要今古常在。用之不勤。虽微妙，若其应用也，未尝辞倦。人能得之，则性全神王，致无期之寿。又言吐纳之道也。

天长地久。今市未始无之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所以长生，以其不营养其生而得之。是以圣人是能法天地者。后其身而身先，所以先于人者，由善退而致也。外其身而身存。所以不殆者，为能自薄也。非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。夫能不私于己而私于人，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。

上善若水。至善人如水性。水善利万物，物莫不蒙其润。而不争，善委顺也。处众人之所恶，夫下流者，天下之恶归焉，人皆避之，水独处之。故几于道。几，近也。居善地，静居则善于地。心善渊，澄心则善于渊。与善仁，施与则善于仁。言善信，赴言则善于信。政善治，为政则善于理。事善能，行事则善于能。动善时。运动则善于时。夫惟不争，故无尤。尤，过也，水性若此，善人如之，是以处无过之地也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持满者鲜能不倾，未若止而居中。已，止也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磨而至锐，保其不折，未之前闻。揣，磨也。锐，薄也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贾害者宝，积必杀身，孰云能守？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位高而倨患自掇也，岂得尤人。功成，事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夫为功而功成，图事而事遂，则当退身不处亢极，是合天道亏盈也。

载营魄，抱一能无离乎？人之生也，必载魂，魂是阳神，阳神欲人生。魄是阴鬼，阴鬼欲

人死。故老子教人营卫之法，不使妄出构祸也。营卫之法，无过抱一。一，专一也，抱专一之心，魄故无由离身，合于前境也。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能专养和气，至四体之柔弱似婴儿乎？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？玄览，心也。心灵通，虽幽远，亦能览而知之。人皆多欲，役之无度，遂生瑕秽，不能照烛，故令以道洗涤，除其尘累也。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夫身修者，未闻其国不理也。民者，国之本也。无为者，理之要也。若得理之要。以临其国，是谓爱民而理国也。天门开阖，能为雌乎？天辅有德，而爱民之君守雌用静，动不离道，故天门长开，授其福祚，不者阖矣。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有至德如日，无所不烛，能令群下不知之乎？生而不有，有则下知也。为而不恃，恃则非圣人也。长而不宰，物不知谢生之所也。是谓玄德。冥运之至。

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厥初为车，则以椎为轮，不三十辐则不可以转行也。车之利用，当厢中之无也。因其用无，以成运动。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古者为器，则合土而陶之，瓿盎成焉，故有器之用，亦藉中无也。因其用无，节其饮食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当营窟之时，则斩陵阜而为室，凿户以出入，开牖以通明，人得居中，中无故也。因其用无，警其凝滞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有形之物，资空无以为利。无之以为用。虚无之道，托器质而昭用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久而视之，则荧然无见，故若盲。五音令人耳聋，听之移时，则昏然无闻，故若聋。五味令人口爽，咀之不辍，则差然无别，故若爽。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奔逐狐兔，困不暇息，故若心之发狂也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没命求于重宝，无因进德，故行妨。是以圣人引圣人之行以抑上五者。

上五者，世人皆矻矻营逐，曾不知退，故以为腹之义以示之。为腹不为目，目无厌，圣人不为。腹知足，圣人为之。故去彼取此。去目目视外，故云彼。取腹腹实内，故云此。

宠辱若惊，惊辱与宠，同则无辱矣。贵大患若身。贵身与患，一则无患矣。何谓宠辱？尊荣曰宠，贬责曰辱。宠为下，辱因宠生，故辱为上，如汲黯积薪之义。得之若惊，恐辱将至。失之若惊，能思过也。是谓宠辱若惊。可为宠惊之相似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贵厚其身，则触途忧患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及不私其身，忘其形，遂失患之所在。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以寄天下；贵身之人，为君必求美服厚味，则必竭生人之资，人孰不怨？共以天下寄之，非久长也。故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。惊宠之人为天下主，既爱其身，则必防其辱，不扰于人，人无不亲附，共以天下托之。托之者，是抑与之也。

视之不见名曰夷。目可以观色，不可睹道，而视之者徒得其夷。夷，平也，为漠漠然无异见。听之不闻名曰希。耳可以闻声，不可以聆道，而听之者但得其希。希，无也，亦少也，或终身不得，或亦得之。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手可以执质，不可以执道，而搏之者只得其微。微，妙也，仿佛似有追之又失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以上三者将穷于道，竟无所得，不若混而为一也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万物皆上明而下暗，唯道高而无上，故不皦，卑而无下，故不昧。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绳绳者，长远不绝也。及责其实而欲名之，则复归于无物也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既不可名，信无状矣，而云之状，其故何哉？明道虽非其状，诚能生于众状，故云之状也。无物之象。岂如物之形象，可得而见。是谓惚恍。恍，有也。惚，无也。谓有不可，谓无不可，故以惚恍名之。迎之不见其首，无来时也。随之不见其后。无去日也。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虽非视听可得，又非寻摘所知，自古有之，谓之曰道。今欲执守，未闻其方。方在虚心，心诚能虚，道将自至，然后执之以御群有，无不致理。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道为大古之始，人能知而复行，是谓得理化之纲纪。

古之善为士者，说古昔之时，有善以道为士者。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独究至道，尽其微妙，墙仞高深，不可窥测。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：道在于心，不形于色，故人不可得识。将欲化导，故强为容。容以悟物也。豫若冬涉川，方冬之时，坚冰必至，而涉川者固无虑于垫溺，所以悦豫。犹若畏四邻，虽处欲不染，如涉冬川，犹惧迹生切。自韬晦如逃难者，恐四邻知之。俨若客，其无为也，如客之俨然也。涣若冰之将释，复不凝滞，如沐之浮也。敦兮其若朴，又恐流而不反，将思复于本者。旷兮其若谷如谷虚容。浑兮其若浊。

不独清也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？唯善士也。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？不安于安，次来次灭，善士之道也。归此道者，不欲盈。盈则失之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唯不盈者，故能弊其所新。

致虚极，守静笃。笃，厚也。将欲求道集于身者，必须先致其虚。令虚至极，则道必自至于身中矣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恐人未信守静是得道之由，故以此喻明之。万物动作，吾观其摇落之后，生气无不归于静中也。夫物芸芸，皆复各归其根。夫物芸芸，茂盛至秋。秋冬之交，生性未有不归于根者，为根静故也。归根曰静，若动则不能更生也。静曰复命。万物至十月，其气皆归于根。冬至后，乃一阳生，方萌芽动也。周而复始，此自然之本也。复命曰常，常生之道。知常曰明。明故知也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若昧于知常，则所动皆妄，必不能与吉会也。知常容，心虚则知常，故能容众也。容乃公，无所不容，为无私也。公乃王，无私者，物皆归附也。王乃天，王道无偏，如天之覆。天乃道，其功莫大，又能忘之。道乃久，忘公之主，福祚敢忌。没身不殆。爰及甘棠，洗其人乎？言至人立功，立事，立言，立法，万古不朽，身谢而神存也。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一竟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二

道经下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远古之君，民下知有之尔，未尝闻其令也。其次，亲之誉之；蒙德故亲之，沐仁故誉之。其次，畏之侮之。直者畏之，奸者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初以伪诱之，是信不足也。后以诚示之，人亦不之信。犹其贵言。不知贵言贱信，已至斯弊，犹贵其言，则淳和之风不可至也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谓我自然。由无教令，是有此俗。

大道废，有仁义；大道非欲避仁义而废之，而仁义立，故大道不得不废，由时舍本崇末也。智慧出，有大伪；智慧出，非欲兴大伪，而大伪不得不兴，为凭迹而生也。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父慈子孝之日，岂有曾参之名？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君贤臣良之时，焉有比干之节？
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圣弃智，则无法令。无法令，则民不忧其抵犯。民不忧其抵犯，则恣而为生，与其名韩之时，而计其利不啻百倍。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膻行之仁义，则天下不奉不及之法，皆复于自然孝慈。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绝越常之巧，则其利均。其利均，则民各足。民各足，则谁为盗贼？此三者，以为文未足，故令有所属。属，继也。三者足以教君，夫足以教民，故更继四句。见素去染也。抱朴，守本也。少私忘己也。寡欲。丧偶也。

绝学无忧。若为世间之学，举措皆有悔悟，故忧之。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唯阿同出于口，便有喜怒之变。善之与恶，相去何若？善恶同生于心，岂有胡越之远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人之所畏者，当须畏之，若不畏则祸患立至。荒兮其未央哉。世人之学，学皆如此，则自然之性，日向荒凉，未有休止之势也。众人熙熙，殉欲之貌。如享太牢，贪可知也。如登春台。增淫志也。我独怕兮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。老子云：我于世间之学绝来已久，今纵见之，情实怕然，未有兆朕，似婴儿之未孩者，未识人之意也。乘乘兮，若无所归。乘乘者，乘其所乘也。圣人无心，所遇便乘之而往，安知彼之与此，而谓之归。众人皆有余，于俗学皆似有余力。我独若遗。唯我于俗学，则似神不足而遗忘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非也。纯纯兮。素朴未散，故耳。俗人察察，骋严朋也。我独闷闷；似无能也。俗人昭昭，矜有知也。我独若昏。若藏端也。忽若海，寂兮似独所止。如虚舟之泛泛兮，在巨海之中未尝有所止泊者也。众人皆有以，是故不闲。我独顽似鄙。我独不知有人间之事，其庸顽也如边鄙之民。我独异于人，形同人群，心游物表。而贵求食于母。母，道也。食饲也。我所以独异于人者，为求饲于道也。道亦以我能绝俗学，故常以元和妙气而饲之。

孔德之容，唯道之从。孔，甚也。容，受也。从，顺也。其有德之人，其心清虚，唯容受至道，从顺而行之。道之为物，唯恍唯惚。道之为物，虽恍惚无常，然恶烦杂而托清虚也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惚，无也。恍，有也。其中者，其中心也。象，罔象也。若其心中从惚兮无物，而为恍兮有欲，则其道化为罔象也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若其心中从恍兮有欲，而能为惚兮无欲，则其道复化为妙物，湛然居于心中也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窈，深也。冥，暗也。精，道之妙也。言道以精妙之气，出入于万物之中，莫见其

朕，唯虚心者能得之。其精甚真，得不假之精，遂成真人也。其中有信。诚能虚心，则精应不失也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古犹今也，今人虚感应其不失，因知古之感者其应亦然也。以阅众甫。阅，寻阅也。甫，始也。寻阅古始，得道者众矣，一一皆以无欲而得之矣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然？以此。老子曰：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？以其上事而知之矣。

曲则全，无所不顺，孰为我害？枉则直，屈如不言，终必自申。洼则盈，唯下下者，天下归心。弊则新，不重所得，方能进修。少则得，不分其志。多则惑。好殉群方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唯守道而已，天下不敢违。不自见，故明；晦己能，能必昭也。不自是，故彰；亡己是，是必着矣。不自矜，故长；以短自与，而长反归。不自伐，故有功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夫唯不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其行如前，则无不伏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，岂虚言哉？诚全而归之。但行之当，自见其效。

希言自然。慎言者，不唯寡尤，亦乃合自然之道也。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此二者伤物太甚，故不可久为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天地有形之至大者，为暴风疾雨损于物，犹不敢久为，而瓦至细之人而欲多言伤自然之气乎？故从事于道者，希言者，其人也。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。各以其类会也。同于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得之。同类相遇，皆相得也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不信希言合道，而以多言获戾，则悔而求之，虽发丹诚，而从事于道之人，亦不足信也。

跂者不立，跛踵之浪，不堪持久。跨者不行。跨阔其足，安能致远？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由跂者跨者生自见等行，是皆妄作，且越天真，有一于身，则为人伦之弃物，况兼之乎？其于道也，曰余食赘行。其可恶也，如食之残，如形之剩肉也。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凡庸之物，犹或致嫌，则有道之人固不留意于此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元气圆凝之时，未有天地也。寂兮寥兮，至虚至静。独立而不改，不与物群，复不随物化也。周行而不殆，备行万物之中，又无时而危也。可以为天下母。为能生育。吾不知其名，无得而称。强字之曰道，字以表德，为有生天生地之德，故字道以表之。强名之曰大。名以召实，为其无所不包，故名曰大。以示于人人欲修之，当有所谓矣。大曰逝，已不在大。逝曰远，又逝处复失也。远曰返。远追之不获，俄然返于虚心也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王虽不得比于三大，其为大也亦次之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道已下三大，皆自道而生。王已上三大，皆令王法则。人法地地，地体静载而生物，法之者令与地同，同地故云地地也。法天天，天德广覆而无私，法之者令与天同，同天故云天天也。法道道，道性忘功，法之者令与道同，同道故云道道也。法自然。人能法三者，皆与为一，始可称王尔，则为万人之中一人尔。言地天道三者，皆有自然妙理，王者当法之尔。自然理者，是覆载生成皆不私也。

重为轻根，万物莫不由根而生者，为根重也。静为躁君。故兆民未有不受制于君者，为君静也。是以君子行终日不离辎重。君子欲有所诣，必先备其辎重，用防寒暑饥乏之患。

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超然者，超脱之貌也。荣观，春台也，燕燕尔也，治容之所也，此皆守重静者之能超脱者也。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。物之与人皆守重静，如何天下之主不重其身，轻其出入也。轻则失臣，轻其举措则难服事，故失臣心。躁则失君。躁其情性，不自安静，则失其君位。

善行无辙迹，行道无迹。善言无瑕谪，言道无谪。善计不用筹算，守清静

，不假筹算。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闭七窍诸门，群魔不能入。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清五脏诸神，外物不能诱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潜行如上之善，道被草木，而而况人乎？。是谓袭明。内行而外不见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师；善人能以善与人也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资。资，给也。不善人是善人可资之物者也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皆至于道，遂相忘也。虽知大迷，是谓要妙。忘师资，俗以为迷，道以为妙也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有雄武之材而不用，能雌伏以为心，则为众所归，如天下深溪也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谦德不离其身，则如溪为百川所凑。复归于婴儿。和气充具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式者，法也。韬白如黑，则天下之人，罔敢不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抱此晦用之德，于身常无差失。复归于无极。其德若此，故福寿不可量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以荣如辱，则其量如谷，无所不容纳也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量无不容，德无不备，复归于朴。朴，器之本也，德备则能返本。本，道也。朴散则为器，器周于用者，道散则众器成焉。圣人用之则为官长，圣人用道，居群材之上，理化其不明道者。故大制不割。怀至道，故能制服生灵，当以无为守之，非加刑法也。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取天下之欢心。吾见其不得已。以有为取之，我见此必不得已。已，语助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神器者，人也。身中居神，所以谓之神器。人性恶扰，有为则扰人，故知不可以取天下。为者败之，为之则民散也。执者失之。不信厚言，固守本意，则必失帝业。故物或行或随，若行有为于前，必败失随其后。或响或吹，仁德曰陶，严刑曰吹。或强或羸，民安则强，民散则羸。或载或隳。抚之则载，虐之则隳。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有为之验若此之甚，为天下者恶得不去之哉？以圣人之为理，则就其中去甚者、奢者与泰者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古善为相者，安民强国，则以道不以兵。其事好还。克敌之师，师踵未还，已为所报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妨耕耨，故荆棘是生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战伐之后，杀气犹凝，冲和未行，不产嘉谷也。故善之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佐君合以道，不合以兵。必不得已，则择其善将者，则必果敢不以好胜为心也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强。若使善者将甲讨难，必定不矜、不伐、不骄，何谓也？为果以谦，不果以强，强则违道。物壮财老，是谓不道。物至壮则老，兵至于强未必不败，皆为不合道也。不道早已。知不合道，能早止者，善矣。已，止也。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佳，好也。兵，五兵也。兵为害器，佳好非善。物

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物皆好生恶死，有好兵之国，凡物尚恶之，况有道之士，焉肯居其国也？君子居则贵

左，君子体仁以长人，居必贵于发生之位也。用兵则贵右。主兵者，以杀为志，故用必贵于摇落之方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君子器以文德，不以干戈。不得已而用之，非其器而用之，盖不得已也。恬淡为上。所用之以止寇，殊不得其滋味。胜而不美，以恬淡为上，故以胜为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乐，爱也。若以胜为美，则是爱杀人也。夫乐杀人者，不可得志于天下。人咸恶死，孰肯景附？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各从其类。偏将军处左，虽为主杀之官，而无主杀之权。上将军处右，专于征伐。言以丧礼处之。依置柩之所。杀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，君子为将，则曰：我实无德，民有何辜，一朝杀伤，殆至于死。故兴言而涕从也。战胜以丧礼处之。使居其位，不必衣其服，一则顺其杀气，二则抑用兵者之心也。

道常无名，今谓之道，是强名也。朴虽小，所以视之不见。天下不敢臣。怀其道，尚为王者师，况敢以道为臣妾者乎？侯王若能守，天下将自宾。宾，服也，守道不忘则无远不服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天地交泰，能降甘露，以旌侯王能守道也。人莫之令而自均。王道无偏，故德泽平施，岂待命令。始制有名，道至于此，始可制服有名之物。有名之物，即山川可祭之神，林泉可征之士。名亦既有。如此，有名之物有封禅而必从伏林泉，而尽出朝见也。夫亦将知止，夫此辈亦将知安于所止。知止所以不殆。殆，危也。有名之物依于有道之君，而安于乐土，况百姓乎？譬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与江海。有道之主在于天下君臣道合，上恩下流，下情上达，如川谷之与江海通流也。

知人者智，智者不惑，故知人也。自知者明。明者见于未萌，故不履于非道。胜人者有力，人所以胜人者，非有势力，即有膂力。自胜者强。能自修德以服人，殊强于有力者。知足者富，若足于一瓢，则富于万国。强行者有志。行事始终如一，是有志节矣。不失其所者久人而无常，必不能久行其道。死而不亡者寿。人能行道以利天下，所垂法则制度皆生于神识机智，一成之后，万古传之，是身死形谢而神长存，故曰寿也。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大道泛泛兮，不击于一方，而云可左可右者，略举两端，明备万物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生育之功成，亦不名我有。爱养万物而不为主。主则非忘功也。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世人之无欲者，赤子也。而道于物无欲，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？万物归之而不为主，可名于大。万物悉归于道，道又不与为主，可是傲然为大，不顾于物者耶？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圣人法道，法于为小，不法于为大者，恐失谦也。故能成其大。本无为大之心，翻成远大之业。

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大象，道也。未有一物不因道而为形象，若执此道以临天下，民无不归往也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既归之，当安之。非清平之中，泰然舒息不可也。乐与饵，过客止。乐，音乐也。饵，饮食也。夫音乐饮食，人之所欲，岂有过之而不留止者乎？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。过客所以留止者，以其有阅目实腹之物也。此大象之道，将出于口，以告于人，则淡之其无可味，如何使人慕之？且人性恶多事，好无为，道性无为，故人欲之矣。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。既，尽也。虽视听不足得其形声，必能用之，亦无穷尽。

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，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是谓微明。此四者，兆之初起，可谓之微，便能固其源而绝之萌也。柔弱胜刚强，夫祸之始生柔弱也，终至茂盛刚强也。将欲除之于柔弱之时，则全胜于刚强之日。鱼不可脱于渊，鱼若脱手而入于渊，则不可得而制也。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利器者，机事也。凡事机微之时，则能制之，不使至其强大，此实理身理国之要道也，必不得示诸小人。若机落小人之手，则何异夫鱼之入渊乎？

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，为而无心，故能无所不为也。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。不失无为，则无不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无名之朴者，无为之本也。夫无为也，则无迹，当何名之？君执此以镇人，人孰敢妄动者也？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。兼忘守道之心，乃合自然之素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夫有心于静者，则无时而静也。今放之于自得，我无一物于胸中，然后君臣上下各正性命。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二竟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三

德经上

凡四十一章

上德不德，人不见其迹，则谓之不德。是以有德；物不改其朴，然后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慕前王之美，恭守而不坠。是以无德。物性稍移，是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不为而得。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为而得也。上仁为之始化道而为仁也。而无以为，虽为之而无心。上义为之始化道而为义。而有以为。专于制断。上礼为之始化道而为礼。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仍之。赠答失所，故有斯怒。故失道而后德，上德合道，故云失道。下德次之，此所以有德、有仁、有义、有礼。既失上德，则下德为继之。失德而后仁，下德有失、仁教嗣兴。失仁而后义，仁教又替，义方遂行。失义而后礼。是非合宜，已谢于时，拜跪玉帛；将盛于世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乱者，君不君，臣不臣

，父不父，子不子也。忠信者，道德也。若以礼比于道德，诚为衰薄。用教于乱，则舍礼何从。前识者，是先识礼人也。道之华礼可以悦人之目，是谓道花也。古花字，今华字是也。而愚之始。适可为愚者，检逸之初也。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，丈夫雄者也。丈夫之雄性，必方直不徇浮俗，故《昌言》云：若大丈夫，则必行道德，不敦末礼也。处其厚不处其薄，必致身于道德，不置身于衰薄。居其实不居其华，实如草木之实，能实人之腹，故居之。花如草木之华，徒阅人之目，故不居也。故去彼取此。去花而取实。

昔之得一者，在下文也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谷得一以盈，神得一以灵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自天地已降至于侯王，所以能清等，皆得道之一，故令侯王正身以正于人，故云天下贞。贞，正也。其致之，既知得道，其致之如是，岂得失之哉？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谷无以盈将恐竭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。灵，颠覆也。若得之而不守，故其患若此也。故贵以贱为本，王贵也，民贱也，王以民为本，故有民则有王也。高以下为基。九仞之山，一篲之基，若为基不固，山必颓矣。将存其贵，不安于民，则民散而王蹶矣。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，此其以贱为本耶？非乎？孤，子无父也。寡，妇无夫也。不谷，生无养也。此三者，人之所恶，而侯王称之，岂非以贱为本耶？非乎者，言正是以贱为本也。故致数舆无舆，就舆数之，但得轮辕等众材也。则就王数之，但得卿士等兆民也。若散众材，则无成舆之日；不安兆民，焉有为王之时？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碌碌，贵貌也。落落，贱貌也。玉虽贵，因石而生；王虽尊，因民而有。以此不欲如玉，欲如石者，敦本故也。

反者道之动，道体寂今也，动反也，所以反者为物性之有刚也，故设权刚以待之，亦冀反其寂也。弱者道之用。柔弱者，道之常用。物皆知之，今再明者？恐因权刚之义，便谓道用合然矣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万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。有生于无。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。道，无也。

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闻之而悟，遂勤行而反本。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闻之而疑，犹可教也，使知道也。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闻之而惑，故大笑，则不可使白方也。不笑不足以为道。道为下士入耳之音，则不足为贵。建言有之：建，立也。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。明道若昧，行昭而用晦也。进道若退，内勤而外息也。夷道若颜，纩，丝之不匀者。履平而若险。上德若谷，无心而善应也。大白若辱，性洁而迹污也。广德若不足，道不形于色也。建德若偷，才不露于外也。质真若渝，至绝反如滥也。大方无隅，无岸谷可见也。大器晚成，不日求以得也。大音希声，希，无也。无声乐也。大象无形，无状之状。道隐无名。自建言已下，皆是大道隐于无名也，故上士洞悟而勤

行，中士疑而进退，下士惑而大笑，识此之由。夫唯道，善贷且成。道不以三士不同，亦均贷和气，皆使生成。而勤行者独还和于道中，而疑笑者并干没于元气也。

道生一，谓应感而生一气也。一生二，一始生阴气，二始生阳气也。二生三，三者，阴阳相感通而生和气也。三生万物。和气聚而生万物也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凡物皮质外周曰负阴。皮质，阴气为也。骨髓内充曰抱阳。骨体，阳气为也。道气柔弱，贯通其间而和之。人之所恶，唯孤寡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王公之和气柔弱，为万物本，故能以不祥为称，是以为天下君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称不祥，诚自损也，物无不宾，非益而何？或益之而损。恃贵者，己自益也，民皆离心，非损何也？人之所教，亦我义教之。人欲立教教人者，亦当以我柔弱之义教之，则服膺者莫不归于性命之城。强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君强暴则失臣不之心，覆亡无日。人强梁则为众所加，颠蹶可待。吾将以为教父。父，人之先也。吾以柔弱之义为众教之先。

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夫和气者，天下至柔之物也。若人驰骋之，则化为天下至坚之物。无有入于无间，将欲复和气而为至柔者，但能无有驰骋之志，明和气自入于无间之心，化为至柔之物也。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老子云；我见无为驰骋者，则能令和气长在于心，柔弱而长生也，所以知无为有益于人也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不言于人，无为于己，其为益也，天下罕能及此。

名与身孰亲？名可舍，身不可舍，则何者疏也？身与货孰多？货失而可求，身亡而难得，则何者少也？得与亡孰病？得则亡身，亡则全真，则何者为利？故甚爱必大费，欲过于分，所损亦重。多藏必厚亡。积而不散，十九而死。知足不辱，足于心则常荣。知止不殆，止于分则常安。可以长久。必无中道而夭。

大成若缺，德全者，故貌如不足也。其用不弊。其应物也，无所不能也。大盈若冲，内实者，故外如虚也。其用不穷。至于济众未尝竭也。大直若屈，含垢而不申也。大巧若拙，不矜其能。大辩若讷。似不能言。躁胜寒，物极则反，故夏至则一阴生乎其中矣。静胜热，否极则泰，故冬至则一阳生乎其中矣。清静为天下正。正者，躁静之中，则二月八月也。故大成以下至于大辩，皆适躁静之中，得天下之正者也。

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有道之主嗣庸君之后，则必拨乱反正，偃武修文，是以前王所征之马走在道路，今我不用，却使还家粪理农业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无道之君继清平之后，恃以府藏充实，遂好攻战，侵人土地，所以士不解鞍，长在境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于求物之中，尚有其数。祸莫大于不知

足，经于目者，辄无所舍。咎莫甚于欲得。见与不见，咸欲求之，则天下之物靡有孑遗，此皆无道之君所行之事。故知足之足，知止于足，则土阶茅茨，未为不足。常足矣。不踰于分，贵安人，此有道之君也。

不出户，以知天下；以身度之，天下可知。不窥牖，以见天道。法天而行，不必窥牖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不知民安在于无事，反为事以安之，则事出弥远，而民安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知民安由己己，但无事则民安矣，不必行于天下也。不见而名，守道在位，则太阶自平，岂待窥牖见而明之？不为而成。成此至理，由乎不为也。向若为之，则无因及此也。

为学日益，为学者日益闻见也。为道日损。为道者日损云为也。损之又损，一损尚浅，再损方深。以至于无为。损至于无损，乃游乎环中。无为而无不为。功成不宰，是为无为。生成万有，是无不为也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无事，无为不顺人之事，言与众同好恶，非自取便于身之事也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若取便身之事则烦人，人烦则离散，安可以取天下也？

圣人无常心，如虚舟之泛然也。以百姓心为心。百姓所乐者，君为成之。善者吾善之，不违其性。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圣人自善身，而恶者自化之为善矣，终不役物以从己也。信者吾信之，不夺其志。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圣人自推诚于天下，而人自化之为信，非制之使为也。圣人在天下，慄慄焉，圣人在天下常慄慄焉軫虑，虑一物之不安也。为天下浑其心。天下之民欲乎无事，故吾浑心同民之欲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百姓皆倾注耳目，以观听圣人从民之欲否。圣人皆孩之。圣人念而抚之如赤子，宁忍以事扰之。

出生入死，邪妄出于心则生，入则死。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内五藏，外八使，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漏，内外都十三之徒侣也。八使驰于外，五藏纳于内，共陷人以至死。若以无事，各清其司，则致人以全生也。又云：五藏、五形、三田为十三，头及四肢为五形。三田，《黄庭经》云：上丹田脑也，中丹田心脾之间，下丹田肾中气海也。人之生动之死地，十有三。人之求生誵誵然，咸投足于死地者，亦由十三诱之。夫何故？问往死地之由。以其生生之厚。对曰盖缘过求世物，充养太丰，是使十三之徒杀人得便也。盖闻善摄生者，摄，养也。善养生者，则约彼十三于清静之中，放此一身于忘形之地。陆行不遇兕虎，兕虎皆猛兽，能以爪角伤人，我无害物之心，故不值此类。入军不被甲兵，兵能残人，甲可御害，我无斗志，故不假带此器。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措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若专以害物为心，则虽蜂虻至微，不能不以毒中人也，而况虎兕等乎？苟无伤物之志，虽被猛兽利兵，又何以加我乎？又云：兕虎甲兵比类身中贪邪也，言清静无为则祸患无因而入，疾病无由而生也。夫何故？问免死之由。以其无死地。十三之徒为清静所排，不令引五贼三尸

入于心地，则无死地可入也。若失清静于毫厘，则五贼三尸间隙而进，得措其角爪刃矣。

道生之，始贷气也。德畜之，遂含育也。物形之，质方具也。势成之，四时更生，物遂化就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物虽至愚，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贵之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世人之尊贵者，为受帝王锡命也。而道德不假于此，自有生成之功，故为物所尊贵也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长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养之覆之。有如此力，故不假爵命也。生而不有，有则收其仁也。为而不恃则居其功也。是谓玄德。可谓阴德。

天下有始，始，本也，万物资之所以生。以为天下母。母，养也，万物由之所以成。既知其母，又知其子；以知道之母，物为之子明矣。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既知子由生，则知守母以存其子。没身不殆。道既扶之，何危之有？塞其兑；緘无默之目也。闭其门，杜多言之口也。终身不勤。遂形逸而神王。开其兑，济其事，民之于欲也甚勤，以道防间，犹恐其逸，况开济者乎？终身不救。祸已成矣，不可匡救。见小曰明，造形则悟。守柔曰强积弱所致也。用其光，复归其明。观守母存子之法，得法则收视而守中。见小守柔，是其法也。无遗身殃，能不以祸自偿。是谓袭常。可谓潜至长生之道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于大道，介，孤介也。疾时不行正道之道，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，则使直道大行于天下。唯施是畏。唯，独也。独施正直，是畏众邪？大道甚夷，实君臣之坦途也。而人好径。以时人好邪道，我权轻不能制。朝甚除，盛修饰也。田甚芜，夺民时也。仓甚虚，民乏食也。服文彩，君财丰也。带利剑，好戎装也。默饮食，袄珍羞也。财货有余，厚歛得也。是谓盗夸，不义而得，非盗而何，曾无作色，乃更夸示。非道也哉。也哉者，叹辞也。盗已非道，况更矜夸？诚如斯人，实堪兴叹。

善建者不拔，善建国立身者必以德，以德者则身不危而国不拔。拔，倾拔也。善抱者不脱，脱，失也。夫建国者抱民，立身者抱神，若皆以德，则无脱失也。子孙祭祀不辍。辍，止也。善以德建国抱民者，则子孙繁昌，世世祭祀不辍止时也。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以德修身，诸伪咸尽。修之于家，其德乃有余；以德修家，庆流后嗣。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以德修乡，日益远大。修之于国，其德乃丰；以德修国，君民充实。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以德修于天下，则比屋可封，化被异域，故梯山航海而朝贡焉。故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国观国，以天下观天下。但对观之，则兴亡可见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以上事所以知之也。

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夫怀德深者，性之与状并如赤子。赤子以其始生，其色赤，故因而名之。毒虫不螫，毒虫者，蜂姜也，以尾端肆毒曰螫。猛兽

不据，猛兽，虎豹也，以爪击按曰据。攫鸟不搏。攫鸟，雕鸮也，以羽距击触曰搏。含德之士，尽丧诸偶全其神，故得三者常避之。又云：三者比身中贪邪毒害也，言含德如赤子，则贪邪毒害无由干身也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喜怒而权握至坚者，性专也。未知牝牡之合而竣作，精之至。岂识男女之会而阴常劲者，精全也。终日号而隘不嘎，和之至。虽啼之竟日而声不嘶者，和之极也。知和曰常，赤子有此三能者，以和之至也。而含德之士知之，故常存。知常曰明。能知常存可谓明矣。益生曰祥，于自然之分，加之毫芒，则化凶为祥也。心使气曰强。和气至柔而为强者，由心发怒使之然也。物壮则老，壮固老之阶也。是谓不道，既不能自老反少，则必无全和之道。不道早已。令止而不为也。

知者不言，忘言者，知之盛也。言者不。未知，故滞言也。塞其兑，不要目视。闭其门，不假口说。挫其锐，摧其志也。解其纷，虚其心也。和其光，时明则明。同其尘，时暗则暗。是谓玄同。无所不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仁不见也。不可得而疏；迹无污也。不可得而利，善外物也。不可得而害；不贪饵也。不可得而贱。抱道德也。故为天下贵。为人至此，始可为天下至道。

以政治国，用教令者。以奇用兵，尚诈计也。以无事取天下。独无事者取天下人心，顺而为帝王，与夫二子之为理，岂同日而论哉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我何以知以政与以奇不足以取天下，唯无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为之主，以下文知也。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此说以政之君也，禁令繁密，民皆虑其抵犯，不敢云为，日至贫也。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民皆畏死，因须挟藏弓矢以卫其生，故国家日益昏乱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此说以奇之君也，志在用兵，笃好奇诈，兼崇攻守之具，则民莫不役智诈淫奇之物也。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法物者，则巧极人之所作之物也。所作之物出于常情，独悬善份，是以多有窃其法式，盗其财物，由按物滋彰之过也。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但拱默而已，而民皆化之。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但以静自持，而民皆化，不为邪也。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但无事，民不失业，当自富矣。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我但无欲，而民自崇本也。

其政闷闷，君不生事以扰民，似闷闷然无所能为。其民淳淳；民安于清静之中，故日益于敦厚也。其政察察，君政严而民无所措其手足。其民缺缺。动则触纲，故畏而避之，由是日益凋残。祸兮福之所倚，倚，因也。聪明之君省己修德，从凋残之中一变为淳和也。福兮祸之所伏。伏，藏也。庸昏之主以淳和为己德，遂虐法，从淳和之中复化为凋残也。孰知其极？如纠缠也。其无正耶？祸福倚伏，岂无正耶？必有正耳，正在有道之君也。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以正为诈，以善为妄，此迷惑之人常情也。人为此迷

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久矣。是以圣人方而不割，自正而不恶物邪。直而不肆，不引之使人见。光而不耀，葆之而不炫也。廉而不秽。不以己洁而嫌物污。

治人事天，莫如嗇。嗇，俭也。治人得人心，事天合天道，无如节俭。夫唯嗇，是谓早服。夫独能行俭德者，则民无不早宾服也。早服谓之重积德，俭德为一，早服为二，自一至二谓之重积。重积德则无不克。克，能也。积德则无不能也。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，无所不能，则不可量。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。德不可量，然后能为有土之君。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母，养也。有国有民，以道养之，则社稷福祚，可以久长矣。是谓深根固带、长生久视之道。如艺树，根探则蒂固，虽有大风，亦不能拔其本，落其花实也。积德之言，其厚国也亦如是矣。凡言长生久视，言圣人立法于不朽，以济活天下无穷之利，非存有碍之形也。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三竟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四

德经下

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若烹小鲜者，使其自熟则全，搅之烂矣。善理民者，使其自得则安，扰之乱矣。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道化所被，民无灾害，故其鬼如无神也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；鬼实有神，神不损物。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圣人爱民如赤子，鬼亦助福之。夫两不相伤，幽明各得其所。故德交归焉。君不乏神之祀，鬼能致福于君，故云其德交归也。

大国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大而下谦，孰敢不伏，故交相归附。天下之交牝，常以静胜牡，天下之人所以交归者，以其能处下流也。如牝胜牡，盖以静下言，未有不牡求牝者也。以静为下。故为牡动所求。故大国以下小国，则取小国；大能为下，则小自归诚也。小国以下大国，则取大国。小能为下，则大以礼遇也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皆有所以。大国不过欲兼畜人，所为下者，不过欲兼畜小国，使为附庸，益其土宇者也。小国不过欲入事人。所以下，意在入事大国，欲使他邦不敢兴伐也。两者各得其所，皆遂其志。故大者宜为下。偏戒大者，恐恃强不为谦也。

道者，万物之奥，道于万物之中最深最奥，能与庶品为根本也。善人之宝，善人之道，修身可以长生，故用为宝。不善人之所保。不善人者，是下士也，下士曾无向道之心，及有祸难，则以为保冀其庇护也。美言可以市，交易之中，能甘辞者，出则易集，求则易得。尊行可以加人。行高者，始可以教加于人也。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？人无不善，但化之不至也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天子，万民之主也。欲以其道付之，令化不善之人，又恐忽其道，更置三公

以佐之。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三公有大璧先良马而进之，亦忠臣之分，然不如坐进此深奥之道于君，以集雍熙之化。古之所以贵此者何？欲发明道妙，故设此问。不日求以得，对曰：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，当须绵历年代，积功累行而后致之。有罪以免耶？行成道备之人，纵有逆鳞忤旨之罪，亦免诛免责。免耶者，叹美之辞。故为天下贵。以此古今共贵之。

为无为，为生于心，为则心乱。事无事，事出乎志，有事则志昏。味无味。尝味者，口嗜之则口爽。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。德是上三无也，人能行此三德，则心必虚明，虚明则能见怨之初起，起于小小而能绝之，则无大矣，起于少少而能除之，则无多矣，如此报之，则何怨之有？怨是乱昏爽也。图难于易，小则易也。为大于细。少是细也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此必然之理，善图为者，在兆朕之时也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慎微之至。故能成其大。由是成乎圣人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夫存诚者，必重其所许也。多易必多难。不图其终者，故每事为易。是以圣人犹难之，慎厥始也。故终无难。为难于初，故易于末。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防之于未然，故易也。其脆易破，故其微易散。于始生之时则除之，故不难也。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是居存虑役之士也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大不可除。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高不可掩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远不可止。为者败之，为者是除祸胎，任其滋长，使至成熟，故谓之败。败犹可循复也。执者失之。执者由长恶不俊，遂至绝灭，故谓之失。失者，无复更生也。圣人无为故无败，败起于为，不为何败？无执故无失。失因于执，不执何失？民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，皆有始而无卒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本末不衰，则无不成。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欲人之所不欲，故视金玉如遗土也。学不学，以复众人之所过，学人之所不学，故能抑群生之踰分。以辅万物之自然，为此二行者，以佐万物之性，咸使归于天真。不敢为焉。守慎故不敢妄为也。

古之善为道者，说古有道者，欲使今世之君效之。非以明民，不以道明示于民者，恐其生异志也。将以愚之。潜以道浸润，令反其质朴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奸智多则怀巧诋，是以难理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使多智者治国，则必行蠹政，则民乱矣，故是国之贼也。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若以淳朴为政，则必行无为，则民安，故是国之福也。知此两者亦楷式。楷，模也，式，法也。为贼为福，是两者。两者亦甚易知，知之则当违害而就利。常知楷式，是谓玄德。常知福可任之，贼可去之，致苍生于太平，是君有不测之德。玄德深矣远矣，与物反矣，阴德深不可知，远不可窥，夫然乃能与万物复归于自然之性。然后乃至大顺。皆复天真，则无所不顺也。

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王者，往也，江海善居众流之下，是以百谷无不臻凑。是以圣人是能法江海者。欲上人，必以言下之；将欲居于人上，故先以其言下于人。欲先人，必以其身后之。将欲居于人先，故须退身在于人后也。是以处上而人不重，民皆欣戴，犹以为轻。处前而人不害，人皆悦随焉无加伤。是以乐推而不厌。谦之力也。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我以谦德化下，下皆化之而为退让也。

天下皆谓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天下之人皆言我道大似不贤者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我则语之，夫大人，故其愚不可及也。若肖久矣，其细也夫。若贤使人得之者，此乃为天下至细之人久矣。吾有三宝，我虽不肖，然有三行，可谓修身理国之至宝也。宝而持之。人若以为宝，持之不舍，则何往而不利。一曰慈，慈，仁也。二曰俭，俭，约也。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处群动之后也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勇于济物。俭，故能广；节用，故有此贍。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其长。自下行成，升高业就，故得为天下君长，尧为九州长是也。今舍其慈且勇，不仁而勇，勇必损物。舍其俭且广，不约反，奢必见之。舍其后且先，先己而后人，人必衔怨。死矣。此三行或阙其一则死矣，况皆不行乎？夫慈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将能用慈抚养士卒，士卒心无贰，故战则胜，守则固。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。慈德动天，天故救助，以其将能用慈卫于士卒也。

善为士者不武，以道不以武也。喜战者不怒，以谋不以怒也。善胜敌者不争，以德不以争也。善用人者为之下。以谦不以力也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，古之极。上四善，人能行之则未有不应也。其如此，故得上合天道，是古之极致者也。

用兵有言：因时君所好而进其道，用兵之言在下文。吾不敢为主主先物而动。而为客，客和而不唱。不敢进寸不擅侵人。而退尺。自守以候变也。是谓行无行，敌寇我封，遂行以止之，非怀杀伐之志。攘无臂，无怒不攘，故似无臂。仍无敌，不争胜，故不引斗也。执无兵。以德不以力也。祸莫大于轻敌，夫为客之道，莫先于是举。轻敌则几丧吾宝。宝，身也。若轻敌深入，靡不舆尸。故抗兵相加，则哀者胜之。两国举兵，主客势敌，至于交锋克捷，则素慈衰于士卒者胜也。此是因用兵进以慈之道也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云我言无为，则易知。将欲行之，又何难矣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天下扰扰，皆徇有为。有为与无为背，故皆不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以道为宗，以德为君。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无知者，是识不及理。人之不能知我至言，行我无为，则道德何由至哉？知我者希，举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。则我者贵。知而法之，贵无以比。是以圣人被褐怀玉。内有至宝，外无光仪，是以天下莫能知也。

知不知，上；智周万物，无所不知，而云我何知，此真知也，得非上乎？不知知，病。墙面而立，一无所知，而云无所不知，斯妄人也，岂非病矣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真知者，乃能以妄知为病而病之，则真知不病而妄知病矣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向若自病，则不能病人也。是以不病。验此则不病明矣。

人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威之大者，死也。人皆以小恶为无伤，遂积之盈贯。贯盈而死，是非大威至乎？无狭其所居，居神者，心也，多欲则神居狭矣。无厌其所生。生人者，神也，神留则不死。夫唯不厌，是以不厌。若能清虚，则人神相爱也。是以圣人自知自知虚心则神留。不自见，若自见，则是不畏威。自厌不厌生也。不自贵，若自贵，则是狭其居。故去彼取此。去自见与自贵，取自知与自爱。

勇于敢则杀，若勇敢于欲，则天必杀之。勇于不敢则活。若于欲勇于不敢，则天下必活之。常知此两者，谓敢与不敢也。或利或害。不敢则为利，敢则为害也。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天恶勇敢。是以圣人犹难之。斯缘知天之所恶。天之道，说天道以诫于人也。不争而善胜，天虽顺物，物孰敢不听命也。不言而善应，虽无言教，四时百物无不应之。不召而自来，虽不呼召，三光列耀莫不随之。繹然而善谋。繹然至宽，至于杀敢，活不敢，未尝匮乏，画夜行度，未始差忒。若然者，如其中有善运筹之主也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虽网目至疏大，而为恶者不能脱免。

民常不畏死，已困于刑法也。奈何以死惧之？更以死刑威之，岂有畏者。若使民常畏死，时政宽，则民不轻生。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于畏死之中有民为诈抵法，以吾君人之势，必得执而杀之。所不敢者，不敢代天也。常有司杀者杀。所以无漏网者。夫代司杀，是谓代大匠斲。以君代天，如拙夫之代良匠也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伤其手矣。以不能代能，则不堆残朴，亦必伤手。

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上厚敛则下不足，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。上多事，则下皆设奇以应之，是以难理。人之轻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轻死。此言人属在君也，上贪营养太丰，诛求过分，国民十室九空，民咸怨上，上遂覆亡，是非轻死也。夫唯无以生为者，是贤于贵生。厚生则生亡，外生则生存，以此较之，则不贵生者贤于贵生者也。

人之生也柔弱，道在也。其死也坚强。道去也。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气在也。其死也枯槁。气散也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目击可知。是以兵强则不胜，兵者，不祥之器，违天天之好生，故抑之使强者不胜也。木强则共。木本强大而条柯柔弱，故柔条共生于强本也。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以

生死并之，柔生而强死，以上比之，又弱居上，而强处下，彼区区自为下而取死，倒置何深。

天之道，其犹张弓乎？以人所解喻天道难知，则虽远可见。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与之。抑高举下，损长与短，张弓如此，始可命中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补不足。日中则昃损也，月晦则朔补也。朔，苏也。人之道则不然，人道与天道背，此入之道言暗君俗人也。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则割无以资有。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谁能同天，唯有道之人为君，则遏强抚弱，为人则以财赈乏，此言贤君哲士也。是以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不处，其不欲见贤。不伐其美，不处其德者，盖不欲令物见己之贤也。

天下柔弱莫过于水，观其随器顺人，孰能先之？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攻坚之胜，水有不易之道。柔胜刚，弱胜强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水能攻坚则知柔胜刚，谦为人伏则知弱胜强，此天下无不知见，至于行之，则尽莫能者。故圣人言：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人所恶者垢秽，圣人能受之，故为社稷主也。受国不祥，是谓天下王。人所忌者不祥，圣人能称之，故为天下王也。正言若反。能行柔弱者，则为主为王，此实正言也，而俗尚刚强，故以为反。

和大怨，怨者，心气不平也，和使其无事也。必有余怨，若以事和之，则翻济其怨。安可以为善？若翻济其怨，则自然为恶也。是以圣人执左契，不责于人。凡左非用事之所也。契者，符会之目也。圣人执心无事，但思与万民心气符同，适自无怨，何必责于人也？故有德司契，若善和冤者，但司与人民会同而已。无德司彻。若闲和怨者，则专司事以明示于民，怨是用生，岂云和矣。彻，明也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有德之主，善人也，天道常以福祚与之。

小国寡民，理大如小，意在简省贵，欲安民也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什，物也。伯，成数也。器，民之所用生资也。由君无为，使民有此资业，虽数至于百，亦不税而用之。使民重死乐业故不轻生也。而不远徙。为无苛政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；舟可以济于水，舆可以行于陆，民既各足，故无所乘之。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；甲兵皆君之利器也，无为故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将反古也。甘其食，知足，故所食皆甘。美其服，止于分，故无服不美。安其居，欲绝，故陋巷斯安也。乐其俗。无事，故其俗自乐也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相去近也。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无所求也。

信言不美，信言者，说道也，淡乎其无味，故不美。美言不信。美言者，诱人也，甘言故无信。善者不辩，善者贵行，不事谈说。辩者不善。滞言不行，故非善也。知者不博，知者贵无事也。博者不知。犹贵学固未知。圣人不

积，积而能散。既以与人己愈有，演德以教人，人受其益，而圣德益明，如镜照人，人见其好恶，恶者修饰，好者加劝，而镜明不减。既以与人己愈多。散财以恤贫，贫获其济而圣财不匮，如井任民汲，引汲者蒙其利，而井不竭也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天道，阳也，故好生而恶杀。好生故云利，恶杀故云不害。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圣人所为，常顺于物，物无不敬从也。

道德真经新注卷之四竟